

老兵的游戏

ИГРА ВЕТЕРАНОВ
ИВАН ТЕЛЕТИН

(俄) 伊凡·捷列金 著

于大卫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老兵的游戏

ИГРА ВЕТЕРАНОВ
ИВАН ТЕЛЕТИН

（俄罗斯）伊凡·捷列金 著
于大卫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兵的游戏 / (俄罗斯) 捷列金著 ; 于大卫译.

--北京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2015.10

ISBN 978-7-5033-2590-8

I . ①老… II . ①捷… ②于… III .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4061号

书 名 : 老兵的游戏

作 者 : (俄) 伊凡 · 捷列金

译 者 : 于大卫

责任编辑 : 兰 草

封面设计 : 非石书衣

出版发行 :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 100035

电 话 : (010) 66531659 66736663

E-mail : lanc6688@163.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海淀万兴印刷厂

开 本 :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字 数 : 260千字

印 张 : 7.375

印 数 : 1-5000册

版 次 : 2016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33-2590-8

定 价 : 30.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ИГРА ВЕТЕРАНОВ

楔 子

别洛瓦将军大街是一条建在缓坡上的单向车道。上午十点，上班的高峰期已过，这里的车辆更显稀少。狭窄公路边的人行道上，积雪已经化成一滩滩水洼。这几百米的坡路让阿列克谢·普克夫觉得有些吃力，尽管他自己行伍出身，身体素质远比同龄人更好，但一身厚重的皮衣和脚上的高腰皮靴让他走起路来十分别扭，脖颈上已经觉得汗津津的。他后悔刚才把车停到区中心市场旁的停车场，而不是一路开到目的地。他怀疑自己如此谨小慎微，只为了见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一个隐居的怪人，在别人看来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

不过，他相信自己的准备工作是必要的。为了见这个叶戈尔金，他特意找出了一件多年不穿的旧式皮夹克，里面又套上一件暗蓝色的粗毛料制服，取代他平常穿的阿玛尼定制的灰西装。他希望这套装束有助于打消时间产生的隔阂，在久别的战友之间搭起一座交流的桥梁，哪怕他们从内心里并未将对方看做朋友。说到底，就普克夫的了解，叶戈尔金显然并没有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在他面前最好显得刻板低调些，这样就不会激惹老兵的自尊心，容易让事情进行下去。

即便叶戈尔金在社会公认的财富与权势的价值体系中早已沉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跟自己的命运妥协。相反，厄运和逆境很可能让他变得更加乖张狡猾，难以对付。因此，任何谨慎的考虑都是值得的。

普克夫对叶戈尔金的生活状况已有所掌握，但真正到了他的地盘上，仍不免为这里的糟糕环境暗暗叹了一口气。楼前的空地原本是个小篮球场，但现在却堆满了木板和废旧的铁管铁架，一辆无主的“莫斯科人”停在一角，四只轮胎已经被人卸掉了三只，车玻璃也没一块完整的，里面的座椅被烟火熏黑，

普克夫猜测一定是有流浪汉在里面过夜。莫斯科的治安环境几年来已经大有改善，可某些特定区域却奇怪地保留着上个世纪末的那种杂乱无章的状态，当地警察跟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口形成了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收受贿赂，对那些流窜的吉普赛人、外国难民和逃离家庭的少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这种地方便成了偷盗、打劫和其他刑事案的高发区。这里的情况显然如此。街上行人稀少，显得阴森荒凉，高楼阴影下的街巷两侧有几处黑黢黢的雪堆。三四个衣衫不整的男孩子躲在一个自制车棚后面抽烟，见到有人走过便匆忙离开那里，绕过一片矮树丛消失在墙角处。

普克夫做了预先调查，知道叶戈尔金最近没有出门，而上午一般都会待在家里。这是他惯常的作息节奏，但也不排除他会突然临时外出。普克夫希望这次见面顺顺利利，尽管是一次不打招呼的突然造访，但这是基于一种心理战术的考虑，也是老兵们熟悉的风格，不但不会让两个人难堪，反而有可能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

来到19/A那幢十几层的黄色L形的住宅楼时，他脑子里特殊的警觉装置便提醒他，似乎有一双眼睛从楼上的那两扇朝北的窗户向下窥望。普克夫了解自己这类人，他们会像鹰隼一样窥视自己的猎物。这次会面结束后，那个老家伙也一定会守着窗口，在人行道上寻找他离开的行踪的。

这幢楼房自然也是疏于管理，门口的密码电子锁早已坏掉，厚重的木板镶嵌的铁门是开着的。普克夫猛然间感到一种恻隐之情：叶戈尔金若是看见过普克夫那幢三层别墅，对自己仍住在八十年代修建的这座老楼里一定愤愤不平。他们那个时代的老兵，其生活现状惨不忍睹的人实在不少，但想想那些丢了性命的家伙，那些只因为某个小小的失误，因为某次例行任务而牺牲的人，我们这些纯粹偶然活下来的人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时代变化太迅速，无论你处在何种岗位，都难免不被洪流般的变革所冲击，一次次地被清洗、淘汰，只有不断抓住机遇才能活下来，最后成为赢家，而此时的胜利又可能为下次的失败埋下种子。命运如此无常，到了这种岁数，也只能坦然处之了。叶戈尔金大

概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疏远旧日的战友，遗世而居，或许就是出于此种考虑。普克夫这样琢磨着进了门洞，拐了个弯来到电梯旁。他急于进到屋子里，也好摆脱掉这身沉重的皮夹克，一时间放松了警惕。

电梯轰隆隆从楼上下来，里面走出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穿着棕色的翻毛皮大衣的小个子，另一个则彪悍魁梧，只穿了一件猩红色的毛衣，在走出电梯时不屑地朝他这位上了年纪的人瞥了一眼。普克夫正低头翻看着手机上的地址簿，并没发觉任何异样。轿厢里弥漫的刺鼻的香水味让他皱起了眉头，他顺手按下“12”这个按钮。这时，刚刚合上的电梯门又突然打开了。

不等普克夫做出任何反应，那个穿毛衣的小伙子便一步冲进电梯，劈手夺过他的手机，另一个猛地将一把手枪抵住了普克夫的前胸。

普克夫只觉得胸膛里一阵发热：肾上腺素分泌到了腹部各个地方，让他瞬间感到一阵虚弱，过了两秒钟才意识到真正发生了什么。是他这部法国定制的“汉马克”牌手机让两个小混混见财起意，临时决定打劫这个看上去毫无威胁的人。

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对方手里的汉马克，而不是去注意那两个抢劫者的脸。那手机本身便是一件防身武器：它坚硬的合金外壳足以击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但它现在却被攥在那只肮脏、带着结痂伤口的手里，暗黑色的外壳熠熠发光。

普克夫顺从地背过身去，举起两手扶在轿厢壁板上。脖颈后面的呼吸中带着酒精的味道，让他感到窒息，一只齷齪不堪的手伸进他皮夹克的两个口袋和裤袋，但除了摸出一串钥匙和半盒香烟以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小个子按下最高一层的按钮。电梯“咣当”一声启动了，慢慢地向上爬升。这是电梯劫匪常用的伎俩，将受害人洗劫一空后扔在最高层，然后自己坐着电梯逃离现场。这个破电梯咣当多少年了？最晚它也该是八十年代末的产物吧。新千年后普通住宅楼里已经换成了干净漂亮的合资电梯，但这部的轿厢壁板还是那种苏联时代的木工贴皮，爬升时摇摇晃晃，让人担心它随时会卡在某

个楼层的中间。在轰隆隆的声响和摇摇晃晃的震颤中，普克夫的头脑恢复了镇静。小个子终于从普克夫制服的内层口袋里找到了他的钱夹，嘿嘿笑了一声。他的枪口一直抵在普克夫太阳穴上，现在又狠狠地在他耳朵上方的位置敲了一下。“你这家伙很有钱嘛，谢天谢地，没扫了我们的兴。”他用另一只手翻弄着钱夹，旁边那个也把目光投向这里：钱夹里有一叠厚厚的绿色钞票。

一个突击兵就需要这样的时刻，一个瞬间，两三秒钟便已足够。他专注地听着后面的呼吸声，紧接着猛地闪身向下一蹲，依然背对着两个人，趁着小个子突然调整重心的当口用右手朝他的下腹猛击一拳，左手顺势抓住他的手腕使劲一拧，夺下手枪的同时向朝他扑来的大个子的前额猛击一记。

那是一支仿制的德国“哈夫纳-N”型手枪，这种劣质货色虽然未必充了子弹，但它厚重的枪柄加上普克夫运拳的速度，足以让那家伙的脑袋上开个不大不小的洞。大个子沉闷地哼了一声，便咚的一声栽倒在地，像一摊泥一样压在小个子身上，后者两手抱着肚子，两腿乱蹬，在不大的空间翻滚着。

普克夫捡起掉在地上的手机和钱包，抖了抖身上的皮夹克，用手梳理了一下弄乱的头发。他看了一眼电梯门上方的红色数字。从遭遇袭击到安全警报解除，电梯只上升了九层。他按下目的地的号码。

咣当咣当，电梯在十二层停下。电梯门哗啦啦打开。正要迈步出门，他便听见走廊那边有人走过来。现在，大脑中的警戒机制已经完全开启，让他自动向后退了一步，朝电梯门里的狭角处躲去，紧靠墙壁听着外边的动静。走廊里响起拖沓的脚步声——电梯门自动合上，随即被人按开，一个庞大的身影出现在外边，这人穿着一身滑雪服，手里的滑雪杆在水泥地面上擦出刺耳的声音。

“西蒙·奥托洛夫洛维奇……”身后那两个家伙在求救。小个子向外伸着手，可怜巴巴地看着来人。

跟普克夫面对面站着的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年人，滑雪帽下的一双眼睛眯缝着，但目光却十分犀利，蓝色滑雪服的翻领里露出腮帮上一道白色的连鬓胡茬。最先让普克夫认出的是那双眼睛。那是独居的野性动物才有的，它们本来

属于荒野，由于不得不跟追捕自己的猎人周旋而变得狡猾、阴险，外观上卑怯驯顺，而一旦瞄准目标，就会露出绝对的野蛮与凶残，让人不得不时时提防。

叶戈尔金一眼看见了普克夫脚下躺着的两个人形：一个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另一个跪在原地，半睁着眼睛像醉汉一样挣扎着。出于对不明态势的警觉，他稍稍斜了一下身子，但脚下一动未动。

两个小混混显然跟叶戈尔金认识，他们或许是他的邻居，或者是他的客人，刚刚离开他家。普克夫心里暗暗笑了一下：这太有趣了，这里的情况对自己很有利，真是天造地设，被他撞了个正着。这样一来，他要办的事情变得容易多了。

“那么，这两个是你的小兄弟了？”他朝两个小混混一摆头，不屑地说，“他们丝毫不懂得尊重长者，但看你的面子，我就不用费事把他们交给警方了。”说完，他抬手按了一下电梯一层的按钮，在电梯合上门之前闪身走了出来，那电梯轰隆隆降了下去。

两人在空空的走廊里对视了两秒钟。

“认不得我了，老兄？”普克夫朝叶戈尔金伸出右手，“别装了，我知道你记得我普克夫，你这个老狐狸。”

叶戈尔金一直瞪着他，但听了普克夫这个名字，他的眼神里警觉的成分消失了，变成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不仅有猜测、疑惑，还有一丝轻蔑和不屑。过了几秒钟，这张脸才显出豁然醒悟的神情，勉强地哈哈笑了几声，露出两颗镶金的后槽牙。他摘下手套跟普克夫握手。

“阿列克谢·古尔曼诺维奇？”

“当然！”普克夫朗声笑了起来。

“难得你会找到这儿来。”叶戈尔金仍站着不动，“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他的呼吸里带着一丝伏特加的气息，普克夫屏住了一口气。

“七八年，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你从来都躲着我们，就快要老从老兵的通讯录里消失了。”普克夫亲热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叶戈尔金问。

“那两个小混混打算洗劫我，”普克夫揉了揉自己右耳上方，现在他才感到那里阵阵作痛，开始肿胀起来，“好在我还没完全忘了原来那些本事，否则，让这些混混球算计了，我就白来一趟了。”

叶戈尔金眯起眼睛，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们这儿的治安很成问题，经常发生抢劫和绑架事件。你没受伤就好。”

“难道你真的不认识他们？那个小混蛋还向你求救来着。”普克夫笑眯眯地盯着他的眼睛。

叶戈尔金做出一副苦思苦想的样子，然后无奈地笑了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这里受过损伤，就算认识，我也不去记住他们。”随后，他摆了一下手示意普克夫跟着他，转身朝走廊里头走去。

“哦，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玩弄那套老把戏？什么间歇性记忆失调，什么短暂失忆……不过也许这不是什么麻烦，相反，对你的生意还有好处。”普克夫跟在他身后，半开玩笑地说。

“什么生意？”叶戈尔金含混地哼了一声，“我的长官大人，请不要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

“抱歉，我不该旧事重提，只是我对过去的事情印象太深了。总之，我还算终于找到了你。”普克夫说。

“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的？”叶戈尔金穿着滑雪靴，脚下的步子缓慢而犹豫——他不能不提防这位不速之客。

“难道我不能过来看看老战友？虽然没有打招呼，但我那是怕你拒绝。你拒绝过不少次老战友的邀请，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普克夫笑着说。但这种搪塞之词无法解释他这样的大人物突然造访，便又加了一句，“实际上，我的确有件事情要请教你。你留给老战友的那些通联方式全都失效了。我的助理花了好几天时间，才从区房屋登记办公室找到你的地址。能请我进屋里说吗？”

进得门来，穿过狭小的走廊，转过去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客厅，左右各有一扇门，通向里面的一个卧室和厨房、盥洗室。叶戈尔金的生活状态不佳，这一点普克夫早就做过功课，但这里的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除了有一丝淡淡的、只有单身男人才有的味道以外，一切并不太糟糕。

几分钟无关痛痒的寒暄过后，普克夫从钱夹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叶戈尔金。“你还记得这件事吧，我相信你记得。”

叶戈尔金接过来展开。这是一张剪报的清晰复印件，那是多年前的一份《真理报》上的报道，密密麻麻的文字旁还有一张烟盒大小的照片。照片背景模糊，像是一片乌云笼罩着的山岚，又像废墟中冉冉升起的一团黑烟。前景上，几个年轻军官对着镜头尴尬地笑着，前面站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这孩子穿着短裤，脖子上扎着一条红领巾，一脸的惊慌失措。

“不记得。”叶戈尔金眯着眼睛，不断调整着同剪报之间的距离，最后说。这让普克夫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他的视力和精力都已经下降到了平均水平以下。这样一个老家伙，难道真的对自己有用？

“你知道的，我自从那次受伤，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叶戈尔金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九八九年夏天发生了好些事情，你总应该记得一些的。”普克夫怀疑地看着他。“当时你在哈布扎图尔住了三个月，我去看过你好几次，这些你应该记得的，而且，大夫说你恢复得不错。”

“这种脑损伤是很难完全恢复的。”叶戈尔金说，“医生采取了不少办法，但就是无法让我回忆起太多事情。接着，没过多久，苏联就完蛋了，就像聚在一起吃喝的朋友终于散了一样。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倒记忆犹新，那是一段比部队更可怕的日子……”

“既然有所比较，那就证明你记得索姆河的那些事儿，是不是？”普克夫抓住机会，试探地问。

“哦，那些都是后来别人讲给我的，包括什么营地大火，是听别的战友

转述的。我觉得，所有印象都是后来装进脑子里的，这跟自己的第一印象大有区别。的确很奇怪，就好像脑子被橡皮擦过了一样，出事前一段时间的事情一概记不得，就像是一本书被撕成两半。”

他是可以进行清晰的推理的，而一个临床病人做不到这一点。说到底，他这样对自己情况如数家珍，侃侃而谈，真像是在模仿某个大夫。普克夫感到迷惑，但尽管如此，他的信心还是上升了那么一点点。“再早以前的呢？你是那年春天到二十三营区的，那段时间的事情，你该有印象，比如，工地上发生的违纪事件，怠工、投机倒把，比如瓦夏、沙尔逊兄弟……”

“很模糊。我只能说，脑海里有痕迹，但任何具体细节都没有留下，或者说，都是些不可靠的模糊印象，有时候还相互冲突。医生告诉我，过多去纠结这种矛盾的记忆本身也是一种症状，要竭力避免。实际上这些年来我很少去想那些事情。这样，或许才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叶戈尔金耸了耸肩，嘴角一撇，“你看见了，我已经成了老不中用的人了，只求此生平平安安，无风无浪而已。”

普克夫笑了：“不，你有你的生存之道。在我看来，你的生意就很成功。”

叶戈尔金眼里流露出警觉之色：“什么都瞒不过老战友的眼睛。这还不是因为长期头疼，只能从麻醉中找到一点儿安慰？”

普克夫笑了，但他话锋一转，谈起了最先开始的话题。“好啦，老兄，重要的是，这个孩子还记得我们，记得你。那次夏令营的大火让我们部队成了英雄，这已经记入历史，我们现在要它为我所用。这份报纸应该能够刷新你的记忆，这是最根本的。”

叶戈尔金疑惑地看着普克夫，后者鼓励般地点点头，示意他再读一读那份简报。

他把那份复印件拿在手里，贴近眼睛，轻声读着上面的报道。“……炎夏的烈日将库马尔林地点燃，远近闻名的‘共产先锋队’夏令营烧成了一片废

墟。当地正在施工的驻军部队当即扑向火海，协助夏令营员工疏散营地的所有孩子，在最危险的死角救出了两个少年。”

然后他又眯着眼睛，看那张照片，回忆着什么，同时又像在否定着自己的记忆，最后有些不以为然地说：“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因此获得什么嘉奖。你记得吗？如果有，也是表面上的，没有实际内容，我倒是希望被上面追加功劳。虽然过了二十年，但多年后获得平反记功的事儿在俄罗斯也不稀奇。”

“追记功劳的事儿，你找我没用。”普克夫立刻说，然后谦和地笑了笑，“再说，现在整个国家的结构都变了，以前的事情无论对错，已经成了无可改变的事实。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更没有什么贪功的余地了。那个夏天局势转变太快，接到上级命令不到两天，我们就必须完成整个部队的换装任务，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

如此开门见山的手法，普克夫自有道理。他不能相信叶戈尔金对当时发生的一切有什么深刻的记忆，连他自己的印象，也是重新审视了整个事件后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的，这还要归功于他多年来在国防部的工作，而对于叶戈尔金，这个早早脱离了部队的人，有必要进行一次概念上的灌输，才能激起他对往昔的兴趣。想到这儿，普克夫又觉得心里一沉——或许这个老兵已完全丧失对生活本身追问的气力，那么他只能用其他更稳妥有效的办法。

叶戈尔金略微点了点头，似乎在回忆着什么。普克夫感到有了效果，至少对方已经被他带回当时的氛围——那时，他已经升任上尉并代理副营长，而叶戈尔金还仍然当他的连长。

“我们的撤离行动并不彻底，或者说，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提醒道。

“我不了解所谓的预期目的是什么。”叶戈尔金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盯着普克夫的眼睛问道，“你不是来跟我回忆这段难堪往事的，对吧？”

“当然。”普克夫指了指照片上的少年，“这孩子应该记得他的恩人，尽管我怀疑他跟你联系过。”

叶戈尔金摇了摇头。“不。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真的无法想起这场大火。”他叹了一口气，把剪报放在茶几上。

“感谢我所在的机构，让我知道的比你多一点儿。”普克夫端起主人为自己沏的一杯速溶咖啡，啜了一小口，然后放下杯子，“杰伊克·格里戈里耶维奇·米尔列夫斯基，这是他的全名。如果你关心时事，最近应该听到米尔列夫斯基这个名字。他现在是‘AM有色金属联合企业’的东欧部代办，手中掌控着十几亿欧元的生意，一个冉冉上升的经理人。”

“他？”叶戈尔金有些吃惊，眉头皱了起来，“他今年多大？应该……不超过三十岁。”

“二十九岁。这是年轻人向上成长的最好时光。二十年的时间对你我来说，好像转眼之间，只不过在鬓角添几根白发，发际往后退几厘米，但二十年足以让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长大成人，变成一个资本王国的大亨。”

叶戈尔金似乎明白了什么：“你需要利用我来接触他，达成某种交易？”

“既是，也不是。”普克夫只在嘴角残留着一丝笑容，模棱两可地说，“你应该明白，交易场合只认利益，不认感情。况且他是否记得那次事故，是否对救他的人怀有感恩之情，都很难说。”

“那么……”

“国防部启动了一个计划。”普克夫接着说下去，“新总统上台后，开始强调一个完整的独联体，团结所有盟友，整合局部力量。尽管这十几年来，独联体的整体性一直是整个地区安全发展的主要着眼点，但涉及各国权益的谈判等具体计划，直到今年年初才正式开始。政治家们现在基本已经达成协议，在苏联的版图上构建一个经济和国防的整体框架……详细情况，也不便在此多说，不过我手头正在执行一个你我都会感兴趣的工作，对我们当年服役过的地区进行一个联合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启动这个计划需要大批专业人员，首当其冲我想到的是从前的战友。”

叶戈尔金听着这一席话，理解地点点头，似乎有所触动，但嘴里却在说：“是啊，不过，我能做什么呢？”

“千万别小看了自己。也许你是在给我装样子吧，我既然来找你，便已经肯定了你的能力和作用。”普克夫嘿嘿笑了一声，“因为我心里清楚，你能做的事情或许比任何人都多。”见叶戈尔金一脸狐疑地看着自己，他继续说道，“只有对当地熟悉的人，才能真正掌控这项计划。就库格尔曼斯坦来说，那个地方的人崇信专业权威，但他们对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自然是十分不信任。我们需要一个代理人，一个让国防部信得过的人。”

“我并不觉得我回到那种地方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叶戈尔金摇摇头说。他终于明白了这次突然造访的真正动机，现在他慵懒地往椅背上一靠，显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

就算意外的精神创伤也无法让人完全忘掉过去发生的一切，那些东西深深刻在大脑勾回中，不像撕掉日记本上的某一页那样简单。普克夫想。年轻时部队下级军官之间的纠葛、争斗和不信任，现在一下子横在了他们中间。“我知道你对我，或者部队整个上层管理方面的态度。西马，”他突然改换了称呼，用起了在部队时大家相互间的小称，“我们都是当兵的，当时年纪都太轻。但事实上，我并不认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有多大差异，因为我们甚至都没有形成什么真正的世界观。”

叶戈尔金没说话，眼睛直盯盯地看着他。普克夫怀疑这种故作深奥的迂回手段是否能让对方抛掉某些可能的成见。

“我们不会再变年轻了。对某些人来说，比如我，我已经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希望这段时光平平静静，免于任何打扰，”对面正襟危坐的叶戈尔金清了清嗓子，以一个招待不速之客的主人的声调说，“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估计您已经有所了解，阿列克谢·古尔曼诺维奇。”他没有学着普克夫的样子，称呼他阿廖沙。普克夫不自在地在座椅上挪动了一下身子。

“这真让人吃惊。恕我直言，我无法赞同你的话。在我们这个年龄，对

某些人来说，比如我，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西马。”普克夫坚持这样称呼他。他相信自己的力量最终会把一个精神上有某种顽疾的人带入一种他所需要的状态。他必须征服对方。他们毕竟是战友，对外界的大环境来说，他们之间的任何差别都无足轻重；他们一直都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也必须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而这也是为他叶戈尔金好。“我们少说也有十几年没有真正共过事，虽然老兵聚会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但你只参加过最初几次，后来就全都失去了你的消息。”他顿了一下，慢慢引导着话题，“但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任何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兴奋点，兴趣点，或者说，为了共谋某一项利益。当然我也不例外。我知道你现在——”他掂量了一下具体用词，“完全是自己掌握你的时间，但如果不是我们认为需要你，我是不会大老远来打扰你的，那么我们这辈子就再也不会遇见。”

叶戈尔金还是一言不发。

普克夫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亮出自己的底牌：“我提供的这份差事，可以说只有我的老战友才有资格完成，尤其是一个能打会拼的人。最低期限是一年，底薪二十万美元。这是一个长远的开发业务。”

“在我们原来集团军的驻地？在索姆河谷？”

普克夫点点头，从钱夹里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

“然后你就成立了这个跨国公司？”叶戈尔金看着这张烫金的名片，怀疑地盯了他一眼。普克夫呵呵笑了几声。“这就不用我介绍了。说实话，你我算是赶上了时代的尾巴。如果当年二十多岁的年龄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犯得着在山沟里熬上那么多年？岁月不饶人啊。”

叶戈尔金疑惑地摇了摇头：“索姆河谷除了沙漠就是无法控制的河水。二十年过去了，从没听说那里有什么真正值得大力挖掘的东西。”

普克夫不去理会他的见解，继续按自己的路数说下去：“那是普通人的见识，西马，我们看到的远不止这些。当地的一个家族，也就是你救下的那孩子的家族——米尔列夫斯基家族，正在大张旗鼓开发河谷资源。那里是苏联勘

探局多年勘探后定下的一块奇妙的所在，当时在那儿设防也就不奇怪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实质性的开掘，苏联就解体了。我们在一九八九年底撤出的时候，跟当地政府有个协议：苏军营地保持二十年原样不变。你知道，这些营地都坐落在勘探队先行探出的矿脉上。莫斯科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当时的计划没有完成。现在，二十年的期限已过。两年前他们已经拆除了几个营区，这是我们这些当事人不希望看到的，但当权者们显然已经淡忘了整个协议的初衷，尽管总统大选后两国的合作战略仍然保持着政策的一贯性。不过，协议归协议，人是等不了这么久的。”说着，他狡黠笑了笑。叶戈尔金显得不为所动的样子，表情漠然地听着他的话。这种矜持不过是这个老狐狸的一种谈判技巧罢了。几十年摸爬滚打的部队经历告诉他，一番出价已经让他的目标有所触动，他必须加大力度，抛出最后一招棋。

“如果我是你的话，最先要问的问题，是我是如何找到你的。”他脸上依然带着轻松的微笑，话题一转，“你当然不会靠那点儿抚恤金过活，而是掌握着一桩不大不小的交易，为了这，你几乎从不在一个地方待两年以上。”

“我的生意跟别人毫无干系。”他愠怒般地低吼道。普克夫的话显然触动了叶戈尔金的敏感神经，让他一下子变得焦躁起来，但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找到我很容易，我的家从来就只有这一个地方。”

“不，你没有，你换了地址，五年内一共换了三次。”

“哦？”叶戈尔金显得有些吃惊。

“是那个圈内人耳熟能详的SR40，是它让你居无定所。听我说，西马，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毫无价值，无疑将你有限的生命变得更短，你也不能无忧无虑地享受挣到的钱。”

普克夫看出他嘴角拧了一下——自己的话终于击中了对方的要害。

“这种炭灰色的粉末让你发了财。但这是一条岌岌可危的路，兄弟。”他不屑去掩饰内心的嫌恶，“而且，你的这间小作坊，每年只能赚三万，最多五万。仅此而已。”